

打開每天的報紙、網站、電視，重要位置多被天災人禍佔着，觸目驚心。而這些天災人禍又以驚人的速度更新着，人們甚至來不及記住標題，就被新的天災人禍頂掉。就連天災人禍都是如此匆忙，如此席不暇暖。爲什麼？在我看來，天災是因為自然失去了安詳，人禍是因為人心失去了安詳。回到安詳，已經成爲這個時代最爲迫切的命題。那麼，什麼是安詳呢？

竊以爲：安詳是坦然地活着。事多不怕累，事少不怕閒；人多不怕鬧，人少不怕靜；位高不怕顯，位卑不怕賤；財多不怕富，財少不怕窮。時時處處，跳出事相之外，以一種觀者的姿態，清醒地活着。他掙錢，但他在錢之外；他做官，但他在官之外；他從事，但他在事之外。如此，他既是一個演員，又是一個觀眾。作爲演員，他要全心全意地進入角色；作爲觀眾，他要全心全意地感受角色。一種出自濟世動機的遊戲人生者，他就是安詳主義者了。而無論是濟世，還是遊戲，都要以自己明白做保證。不迷，應該是安詳最爲重要的氣質。如何才能不迷？

首先要了解事實的真相，特別是「我」的真相。我們可能無法相信，通常意義上的「我」是一個假象，但這就是真相。在這個假象的背後，還有一個真相在。那個真實的「我」，超然於權力、名利、財富和愛恨情仇，但又可以欣賞這一切；超然於美色、美聲、美味、美食、美體之上，但又可能欣賞這一切。就像陽光，它可以照耀萬物，但它又超然於萬物。既然「我」是一個假象，那麼我們還有必要爲之焦慮嗎？而人生最大的痛苦正是來自「我」的諸多「失」的焦慮。紅顏易衰，青春短暫，財富不保，宦海沉浮，人生無常。既然「我」是一個假象，那麼這個「失」也是一個假象。

既然「我」是一個假象，那麼來自「我」的那個幸福是真實的嗎？既然「我」是一個假象，那麼來自「我」的那個痛苦是真實的嗎？試試看，當你身體的某處疼痛的時候，你跳出來，像一個旁觀者一樣，靜靜地看着這個痛，會是一個什麼結果。或者乾脆，問問你自己，是真的在痛，還是假的在痛，然後等待那個回答。或者用心觀察那個結果。你將會有全新的發現。因此，不迷就要從認識這個假象開始。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從物理到情理再到真理。而當代人生的導向卻是想方設法地加固這個假象。爲此，「忘我」變得格外困難。而我們只有通過「忘我」，才能到達真相。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悖論。

既然我們已經明白，生命就是一次播種和收穫，那麼我們就沒必要焦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但凡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前程自會沒錯。因爲沒有哪個長官不喜歡品學兼優的人，而讓他們過早出局。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出局，那也一定是另有重用。跳級或者提前畢業，如果不是因爲這個年級的課程過於簡單，就是因爲有更重要的任務在等着他。既然我們已經明白，只要是一個吉祥的人就會時時處處獲得如意，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擔憂，爲前途，爲健康，爲生死。這樣的人生，該是多麼快樂的人生。既然我們已經明白，生命的意義就是給人方便，那麼「捨」就不再是一種痛苦。

一天晚上，七里禪師在禪堂誦經時，有一強盜手拿利刃進來恐嚇道：「把錢拿來，否則這把刀就結束你！」禪師頭也不回，安然無事地說道：「不要打擾我，錢在那邊抽屜裡，自己去拿。」強盜搜刮一空，正要起身時，禪師說：「不要全部拿去，留一些我明天買花果供佛。」強盜想了想，扔下幾文錢，慌張離去。禪師又說：「收了人家的錢，不說聲謝謝就走了嗎？」強盜一怔，說了聲謝謝，走了。

後來強盜因其他案子被捕，衙門審問知道他也偷過禪師的東西，衙門請禪師指證時，禪師說：「此人不是強盜，因爲錢是我給他的，記得我已向他謝過了。」強盜非常感動，刑滿後，特地皈依七里禪師，成爲門下弟子。

安詳是坦然地活着，坦然來自清醒，來自對真相的明瞭。

《鏡花緣》中說月季

耿 法

月季是內地鄭州市的市花，鄭州人都十分喜愛月季，全市大小綠地和主要街道都可見到月季那姍紫嫣紅的芳影。在古典名著《鏡花緣》中，作者李汝珍借唐代上官婉兒的嘴發表了他對月季的不俗評價，足見喜愛月季品格者古已有之。

《鏡花緣》第五回「俏宮娥戲嘲蘼草 武太后怒貶牡丹花」裡，上官婉兒在和公主的對話中，將三十六種花分別稱爲十二師、十二女、十二婢。所謂師者爲牡丹、蘭花、梅花、菊花、桂花、蓮花、芍藥、海棠、水仙、蠟梅、杜鵑、玉蘭；所謂友者爲珠蘭、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所謂婢者爲鳳仙、薔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藍菊、梔子、繡球、薔薇、秋海棠、夜來香。公主對上官婉兒道：「你把三十六花借師、友、婢之意，分爲上中下三等，固因各花品類與之區別，據我看來，其中似有愛憎之偏。即如芙蓉應列於友，反列於婢，月季應列於婢，反列於友，豈不教芙蓉抱屈麼？」上官婉兒道：「芙蓉生成媚態嬌姿，外雖好看，奈朝開暮落，其性無常。如此之類，豈可爲友？至月季之色雖稍遜芙蓉，但四時常開，其性最長，如何不是好友？」

撇開別的看法暫且不論，上官婉兒稱月季「四時常開，其性最長，如何不是好友」，確實道出了鄭州老百姓喜愛月季的最主要的原因。試問，有哪一種花兒能像月季一樣從春末夏初一直開到中秋、國慶？月季花朵繁茂，花期最長，一茬花兒剛落，新的一茬蓓蕾又嬌嫩欲滴掛在枝頭，殷勤地向人們奉獻芬芳。月季品種十分豐富，有資料說現代月季發展到二萬二千多個品種，真是千姿萬態。且不說月季家族中的一些名貴品種如藍色月季、綠色月季、香水月季等，只說最常見的粉色、紅色和黃色月季吧，花容撩人，芳香馥郁，常開常新，最宜栽於庭中小園或門前屋後空地，身居城市高樓人家也可盆栽月季，朝夕與人相處，賞心悅目，點綴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人把什麼「花中皇后」的桂冠戴在月季頭上，筆者並不領情，更不喜歡這種高高在上的稱號，因爲這不符合月季的品性，卻感到《鏡花緣》中上官婉兒將月季比作「花中之友」實在最恰當不過了。上官婉兒雖將此花位於中等之列，但筆者以爲，將月季「以友視之」，不僅比「以婢視之」要尊嚴而平等得多，也比「以師視之」要親切而家常得多。請聽上官婉兒對月季的這段評述：「當其開時，憑欄沾韻，相顧把杯，不獨蕩然可親，真可把袂共語，亞以投契良朋，因此呼之爲友。」這番話真稱得上是月季的知音了。

鄭州培育的優秀月季品種很多，鄭州月季和洛陽牡丹、開封菊花一樣開始名聞全國。鄭州人確實是把月季當作生活中的良朋好友一樣對待，因此讀一讀《鏡花緣》中對月季的評價文字，更感到格外有趣而親切了。

和而不同跨越時空

物物生機。

他們的兒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去美國讀書，後來都入了美國籍；孫子和外孫女都生在美國，成了美國人。爲此，湯一介寫過一篇隨筆《我的子孫成了美國人》，大意是講，湯家是書香門第，自己總希望後代來繼承，但子孫成了美國人，以後不會「認祖歸宗」，不免悲從中來。樂黛雲對此的看法卻是：「他們屬於新人類，是世界人，沒有傳統的國家觀念，什麼地方有什麼生存和發展權利，他們就在什麼地方做出貢獻，有什麼不好！」

這對末名湖畔的小鳥，已經一起同行了半个多世紀，和而不同是他們的過去，他們的現在，也是他們的將來。他們的子孫會在更大的範圍裡去體驗和而不同的生活。湯家的故事，應當不是罕見的個案。筆者生活在內地一個普通的城市裡。暑假，我的鄰居老黎家有兒子和兒媳攜其子女從美國回來探親。小黎告訴我，去年美國選總統，他投票凱恩的票，他妻子則選奧巴馬。另外，他想花兩三百美元買枝槍，夫人反對，所以沒有買成。

湯一介說：「我在性格上比較溫和、冷靜、謹慎，興趣窄，不敢冒險，怕得罪人。而樂黛雲的性格則是熱情、衝動、單純，喜歡新鮮，不怕得罪人，也許和她有苗族的血統有關。」

他倆從來不共同寫一篇文章。有一本叫《同行在末名湖畔的兩隻小鳥》的散文集，收了他倆的作品，也是各寫各的，數量各佔一半。他們的不同性格在同一本書裡展示出來，讀者可以從中悟出這個家庭的物物生機。

多，一百九十名旅客基本上都來自美國，而且大多是白髮蒼蒼的老年夫婦，我也是個滿頭銀髮的退休者，和舒寧是船上僅有的兩名亞裔乘客。遊輪的服務，從導遊到膳宿，都相當出色。每天都有「維京新聞」發給乘客，通知大家每天的活動日程。我們的故事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爲沒有仔細閱讀每日新聞，以爲遊輪都像起初兩天那樣都在夜間航行，這樣到了第三天，我們就「掉船」了，——「掉」有「落在後面」之意，也即我們落在了「維京太陽號」後面，需要我們去追船、趕船了。

那天「維京太陽號」停泊於德國凱爾碼頭，上午遊覽對岸的法國斯特拉斯堡，下午自由活動，我們倆午睡後去碼頭附近的那座大橋躍躍，結果在那裡因有罕見的動人場面而滯留頗久。那是一座連接凱爾與斯特拉斯堡、也即連接德國與法國的長橋，飛架在寬闊的萊茵河上空，只供步行和自行車通行。該橋有兩條緊靠而又分開的橋面，橋的中央部分則連在了一起，形成一個很大的平台。這天有很多人聚集在平台上，還有幾張桌子，上面放着食品和飲料。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交談，有個鼓手在旁擊鼓。顯然這是一個橋上派對。一個說德語的婦人見到我們這兩個亞裔稀客，態度十分熱情，急切地想告訴我們什麼，可我們聽不懂，只好擺手示歉，她便從人

追船記

這是一個發生在我們這次萊茵河之旅中的真實故事。這本來應是一個令我驚恐、慌亂的故事，結果卻使我驚喜、感動，並一定要撰寫這篇《追船記》。

讓我從頭說起吧。我和妻子舒寧是搭乘「維京太陽號」遊輪作這次萊茵河之旅的。「維京」（Viking）的本意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斯堪的納維亞人，而是他們之中曾在數百年前去襲擊、征服歐洲其他地區的冒險家、武士、商賈和海盜。他們著名的長船曾經在歐洲各處的河面和海面上耀武揚威。如今人們一提及「維京」，首先聯想到的就是「海盜」。「維京河上航遊」公司似乎有意用這個海盜意味甚濃的名字來吸引遊客，其在歐洲的營業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歷史，如今則已發展到俄國伏爾加河和中國長江。

繼承「海盜船」的傳統，「維京太陽號」也是一艘長船，長一百三十一米，寬十四米，有九十九個房艙，還有寬敞的餐廳、休息廳和陽光甲板。我們這次航程由南往北，從瑞士巴塞爾出發，經法國斯特拉斯堡，德國海德堡、科隆，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代爾夫特，直至比利時布魯日、安特衛普，停靠港口共有十五個之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話的意思是，高尚的人可以與他獨立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但他對任何事情都堅持獨立思考，不顧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卑劣的人沒有獨立的見解，不講原則，只會做逢迎別人的表面文章，最終終不能和他人建立融洽的關係。和而不同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點，它決定了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歷史上，先秦的諸子百家到戰國中期就開始互相融通，到後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傳統主流文化的儒釋道三家，也是這樣，但它們始終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內之所以是唯一的、歷時悠久且綿延不斷的文化，除了漢族人口衆多外，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重要原因。這裡講的其他民族，既包括華夏土地上的少數民族，也包括域外的民族。譬如中國的佛教便具有不少中國的特點，和佛教的原產地印度的有很多不同。

關於和而不同，江澤民二〇〇二年在美國的演講裡有個小結：「和諧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互相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這種「共贏」的理念已得到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的認同。孔子講生活裡有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這兩種對立的方式，可見前者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它的建立離不開後天的教化 and 養成。中國人重視家庭生活，「家和萬事興」提示人們，家庭是實踐一體和「和而不同」最方便的場所。如果能聽一聽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講他和妻子樂黛雲教授相處的故事，你一定會受到啓發。

奧卡薩娜也分外熱情，告訴我們說，這座橋名爲「米姆拉姆步行橋」，由巴黎建築師馬克·米姆拉姆設計，建成於二〇〇四年。上世紀末期，斯特拉斯堡和凱爾這兩個城市達成兩項合作計劃，一是在河上架一座步行橋，二是開闢「兩岸花園」，以便於兩個城市人民的交往，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現在，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三，都要在這座橋上舉行雙城派對。這座大橋已經成爲名副其實的「友誼之橋」。河岸花園則在不斷美化之中，幾年前從荷蘭運來的大百棵樹正在這裡茁壯成長，從而使兩岸的花園不僅是德國和法國的，而且也是歐洲的。

稍諳歐洲歷史的人，都會爲這座友誼大橋和兩岸花園的出現感到欣慰。帝國的征討，無窮的戰亂，宗教的歧異，王國的興衰，鐵幕的分隔，冷戰的對峙，曾在歐洲這片土地上造成了嚴重的割據和分裂，留下了深刻的敵意和仇恨。法國和德國曾是兩個敵國，斯特拉斯堡和凱爾曾是兩座敵城，可喜的是現在他們在走向友好、睦鄰和團結，整個歐洲正在走向統一。目前，歐盟已經包括二十七個國家。連有些美國學者也預言，歐洲夢將取代美國夢，歐洲的前途更爲光明。

從米姆拉姆橋上下來後，我們興猶未盡，便去橋下凱爾城一遊。就在我們忘乎所以之際，「維京太陽號」鳴笛離開了凱爾港。當我們回到碼頭時，我們的眼睛簡直不可相信：「海盜」一去不復返，碼頭邊上空悠悠。此時，天已近傍晚，又正應了崔颢的詩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讀者應該了解我們當時的處境：我們空手下船，除了相機外，身無分文，也未帶護照或其他身份證件，這就不成了滯留德國的非法移民和窮光蛋嗎？今夜投宿何處？如何返回遊輪？嚴峻的問題就這樣擺在了我們面前。

或許是天意，或許也是凱爾和斯特拉斯堡河岸花園的功能所致，在此走投無路之際，我們一下子就遇見了我們的救星。就在「維京太陽號」曾停泊的碼頭旁邊，在河岸公園的一條長椅上，坐着一對帶着一個小男孩的年輕夫婦。我們問他們，有沒有見一艘船開走。那名男子懂英語，答道，十分鐘前剛離開。他馬上明白了我們是被船落下的掉隊者，並且出乎我們的意外，他立刻毫不遲疑地對我們說：「我開車送你們去趕船。」他妻子臉上也流露了毫無二話、完全贊同的神色。

他叫紀堯姆·芬達（Guillaume Fender），法國人，三十二歲，與我們的兒子同齡，留長髮和鬍鬚，有一雙明澈的藍眼睛，是斯特拉斯堡的劇院舞台燈光師。他妻子名范妮·瓦格納（Fanny Wagner），德國人，智障學生教師，正懷着即將誕生的第二個兒子。他們正在休假，駕車從斯特拉斯堡經另一座橋到凱爾來玩，河岸花園讓他們感到賞心悅目，輕鬆愉快，卻果斷地主動提前結束這個良辰美景，站起身來，向我們這兩個萍水相逢的中國「難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爲他這種助人爲樂的高尚精神，我們當然要給他報酬，便含蓄地說了聲趕上船後我們會感謝他，他竟又出乎我們意外的說：「我可不是爲錢。」

（上）

上訓練課六個鐘頭，小澤一次次仔細認真地糾正每一個樂手，儼然是一位教音樂課的小學音樂教師。

到了第三天下午，小澤實在太疲勞了。他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揮，後來，乾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揮。臉上的汗水揮灑在樂譜和地板上。

尤其是第一小提琴手，儘管他一次次地糾正，可還是難以讓他滿意。望着大師被汗水浸透了頭髮，一臉的疲憊，第一小提琴手心中難受極了，先是流淚、抽泣，後是失聲哭了起來：「指揮，對不起，您另選他人吧，我不行。」在場的人都以爲小澤會發火。不料他卻十分平靜和悅地說：「你行，只差一點點，請再來一次。」當她拉完一遍，指揮捋起頭髮：「謝謝，請再來一次好嗎？」就這樣，當第一小提琴手的演奏達到滿意的時候，她自己已經泣不成聲。大師大口喘息着接過毛巾笑着說：「你們都行，誰也沒有理由泄氣……」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所有參加了那一次演出的樂團樂手，都猶如接受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洗禮。不僅僅是在音樂方面，而是明白了一個樂手之所以成爲大師的秘密所在。

在喜歡尋幽探奇的遊客的眼中，福建龍岩龍硿洞是一個絕佳的去處，「神仙洞府，天然迷宮」、「華東第一洞」、「洞中桂林」等諸多美譽是最好評價。龍硿洞，位於龍岩新羅區雁石鎮龍康村，地處武夷山脈南段，屬喀斯特地貌。據考證，此洞形成於三億年前的古生代，原是一片汪洋大海，經三次地殼運動和間歇演變而成，爲國內現已探明的特大溶洞之一和福建省重點風景名勝區。龍硿洞已探明面積達五萬四千平方米，分上、中、下三層，有兩條書廊、八個大廳、十六個支洞、六十四處景觀、三千餘米游程，空間宏敞；洞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水，時隱時現；洞連着洞，洞套着洞，層層疊疊，曲徑通幽；大小石鐘乳千姿百態，亦幻亦真。

龍硿洞洞口處山勢險峻，四周山石崎嶇，林木茂密。一入洞口處，是一個大小可容納數十人的「三仙洞」，「三仙洞」前面是「三仙門」，三門並列，左爲幸福門，中爲平安門，右爲發財門。俗話說，平安是福，迫不及待穿過平安門，抬頭見右邊石壁上有一平坦開闊處如一張大床，「床」上有石狀若

多風景區都有的一「線天」。不過，這一「線天」有點神奇，仰頭不見天，亦不見一縷陽光，只見一齒狀豁口罩一團迷蒙的折射光線，全洞採光通風皆憑此豁口，增添了洞裡的神秘氣氛。再往前走，一幅「旭日东升」展現眼前，氣勢宏大，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噴噴神奇中轉入第一洞洞中大洞「觀音洞」，腳下是一塊開闊、層迭的「仙人梯田」，田中水波激激，永不乾涸；田埂蜿蜒，梯次清晰，映着紅日白雲，讓人神思馳飛。田端隆起一臥石，狀若一大一小兩隻耕牛正卧於一汪清水中互舐休憩。一尊鐘乳觀音，白衣素裹，亭亭玉立。入「三仙門」，過「仙人床」，走出「仙人田」，「三仙洞」，「三仙洞」，走出「仙人田」，以仙名景，伴以迷人的神話傳說，使得神秘的龍石空洞更加仙氣飄飄，不愧爲仙宮洞府。

出第二個洞中洞，前往第三個洞中洞，途中見一磨狀石石傘，張錦成蓋，傘面鐘乳密布。這便是人人皆知的「龍傘」，人言鑽在「龍傘」下繞一圈或撫摸它，就可保平安如意，故又稱「護身龍傘」。

一個傑出的大師，也許我們很難一語說清他與一般人有哪些不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都有着不肯妥協的堅持和認真。

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一九四〇年到美國讀研究生，他的導師是大師級的物理學家費米教授。費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時間跟李政道討論問題，他的主要目的是訓練，讓學生對一切問題能夠獨立思考，找到答案。

有一次，費米問李政道：「太陽中間的溫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二千萬絕對溫度。」費米問：「你是怎麼知道的？」李政道說：「是從文獻上看來的。」費米問：「你自己有沒有算過？」李政道答：「沒有，這個計算比較複雜。」費米告訴李政道：「作爲一個學者，這樣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計算，你不能這樣接受人家的結論。」李政道問：「那怎麼辦？這裡有兩個公式，看起來不是最複雜，真要做起来，卻並不那麼簡單。」費米說：「你能不能想一個其他的方法來計算？」李政道說：「想什麼辦法呢？沒有大計算機。」費米教授當時正在做着很

意，故又稱「護身龍傘」。觀及其標誌性景物。在龍硿洞中，以龍蛇狀名的石景頗多，如一條「白龍」，由石灰岩凝結於洞石壁頂部，龍身長長，時隱時現，張牙舞爪，凌空飛舞，十分逼真。遊於洞中，又恰如穿行畫中，奇異絢麗的石筍、石柱、石花、石幔、石盆，發育完整，比比皆是，鬼斧神工，儀態萬千。來到洞口，這是一個暗河出口。棄岸登舟，意猶未盡地盪起雙槳，搖船出洞，亦爲龍硿洞陸進水出之遊洞特色。出得洞口，豁然開朗，一片湖光山色撲入眼際，方才清醒悟出「天上一日，人間千年」那種時空跨越感的浪漫神奇。

大師的認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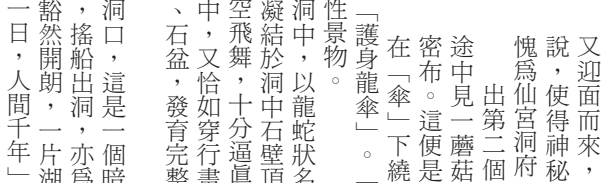
魯先聖



一個傑出的大師，也許我們很難一語說清他與一般人有哪些不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都有着不肯妥協的堅持和認真。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一九四〇年到美國讀研究生，他的導師是大師級的物理學家費米教授。費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時間跟李政道討論問題，他的主要目的是訓練，讓學生對一切問題能夠獨立思考，找到答案。有一次，費米問李政道：「太陽中間的溫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二千萬絕對溫度。」費米問：「你是怎麼知道的？」李政道說：「是從文獻上看來的。」費米問：「你自己有沒有算過？」李政道答：「沒有，這個計算比較複雜。」費米告訴李政道：「作爲一個學者，這樣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計算，你不能這樣接受人家的結論。」李政道問：「那怎麼辦？這裡有兩個公式，看起來不是最複雜，真要做起来，卻並不那麼簡單。」費米說：「你能不能想一個其他的方法來計算？」李政道說：「想什麼辦法呢？沒有大計算機。」費米教授當時正在做着很

意，故又稱「護身龍傘」。觀及其標誌性景物。在龍硿洞中，以龍蛇狀名的石景頗多，如一條「白龍」，由石灰岩凝結於洞石壁頂部，龍身長長，時隱時現，張牙舞爪，凌空飛舞，十分逼真。遊於洞中，又恰如穿行畫中，奇異絢麗的石筍、石柱、石花、石幔、石盆，發育完整，比比皆是，鬼斧神工，儀態萬千。來到洞口，這是一個暗河出口。棄岸登舟，意猶未盡地盪起雙槳，搖船出洞，亦爲龍硿洞陸進水出之遊洞特色。出得洞口，豁然開朗，一片湖光山色撲入眼際，方才清醒悟出「天上一日，人間千年」那種時空跨越感的浪漫神奇。

「洞中桂林」龍岩龍硿洞



噴噴神奇中轉入第一洞洞中大洞「觀音洞」，腳下是一塊開闊、層迭的「仙人梯田」，田中水波激激，永不乾涸；田埂蜿蜒，梯次清晰，映着紅日白雲，讓人神思馳飛。田端隆起一臥石，狀若一大一小兩隻耕牛正卧於一汪清水中互舐休憩。一尊鐘乳觀音，白衣素裹，亭亭玉立。入「三仙門」，過「仙人床」，走出「仙人田」，「三仙洞」，「三仙洞」，走出「仙人田」，以仙名景，伴以迷人的神話傳說，使得神秘的龍石空洞更加仙氣飄飄，不愧爲仙宮洞府。

多風景區都有的一「線天」。不過，這一「線天」有點神奇，仰頭不見天，亦不見一縷陽光，只見一齒狀豁口罩一團迷蒙的折射光線，全洞採光通風皆憑此豁口，增添了洞裡的神秘氣氛。再往前走，一幅「旭日东升」展現眼前，氣勢宏大，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噴噴神奇中轉入第一洞洞中大洞「觀音洞」，腳下是一塊開闊、層迭的「仙人梯田」，田中水波激激，永不乾涸；田埂蜿蜒，梯次清晰，映着紅日白雲，讓人神思馳飛。田端隆起一臥石，狀若一大一小兩隻耕牛正卧於一汪清水中互舐休憩。一尊鐘乳觀音，白衣素裹，亭亭玉立。入「三仙門」，過「仙人床」，走出「仙人田」，以仙名景，伴以迷人的神話傳說，使得神秘的龍石空洞更加仙氣飄飄，不愧爲仙宮洞府。

郭文斌